

婚姻家庭

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,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?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,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,现实又是另一回事。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,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,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,更是一台“金钱粉碎机”。她焦虑、烦躁、易怒,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。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,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……

汪露露终于进入待产状态

7月,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。夜晚,汪露露躺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电视,吕森拿着饭勺挖西瓜吃。汪露露特别喜欢看吕森吃东西。记得两人谈恋爱的时候,曾经一人兜里放一把勺子,晚上散步的时候他们会在西瓜摊买个西瓜让小贩分成两半,然后坐在马路边将西瓜吃光。

汪露露双臂吃力地支撑着沉重的身体从沙发上坐起来,直着身子说:“给我几口,我也想。”吕森急忙把放在面前的西瓜推到汪露露面前,“吃吧。”汪露露探着身子吃力地挖着西瓜,她的肚子已经大得惊人了,吕森看到她吃力的样子,抢过勺子一边比画一边说:“你挖上面的吃,我吃下面的,上面的甜。”汪露露听话地“哦”了一声,接过勺子开始挖上面的瓜瓤。吕森看到西瓜汁落在汪露露的肚子上,抽出纸巾轻轻地擦着,他问:“我对你好不好?”汪露露将一口瓜瓤含在嘴里做擦泪状,“感动死我了。”吕森一边擦一边轻轻地对肚子里的宝宝说:“儿子,听爸爸话,别总踢妈妈,你要是把她踢不高兴了,爸爸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来,爸爸亲亲,然后你睡觉去,我们不理她。”

汪露露“扑”的一下把西瓜瓤连同西瓜汁一起喷在吕森脸上。

随着产期的临近,汪露露终于进入待产状态。她开始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各种物品。

吕森向汪露露要家里的存折,小两口躲在房间里悄悄地说:“里面还有多少钱?”

“我也不知道,反正从怀孕以后就没往里存过。大概三万元左右吧。”汪露露将银行卡递到吕森手里。

“什么?才三万?这怎么够啊。你算算,摄像机八千多不说,还要买儿童套,还要买你那个单子上列的所有东西。这点钱肯定是不够的。”吕森抖着手中汪露露列的单子轻声说。

“知足吧,刚刚买完房子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们俩结婚以后存的钱全投里面了。本来想多存点儿再要孩子的,谁知道小家伙这么快就来了。对了,你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往家交钱了,钱都哪儿去了?”汪露露突然想到怀孕4个月以后,吕森再没把工资交给自己。

吕森被汪露露这么一问,顿时觉得委屈。自己一个月挣三千多元钱,房子还贷一千多,除了家里的日常开销就是汪露露每个月的例行检查。为了这个宝贝儿子,什么好买什么。大冬天汪露露要吃樱桃,卖七十五元一斤的他都舍得买,现在反倒问钱哪儿去了。都说怀了孕的女人会变傻,难道汪露露真变傻了?

汪露露突然醒悟了,原来在怀孕的9个月中,自己居然主动放弃了财政大权,从而导致资金方面出现了严重缺口。

受汪露露领导指示,来到雷素仙指定的孕婴店,吕森连价钱都没打听,就把单子交给营业员,底气十足地说:“按单子上的提货。”

营业员见惯不怪地举着单子开始在货架上一样一样地往袋子里装。吕森以为一会儿就可以装完,结果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,才见到营业员像一只努力拖着树叶的蚂蚁一样,推着一个黄色的大澡盆蹭了出来。她一边推一边气喘吁吁地说:“货全了。”

正在吸烟的吕森,吓得把烟掉到了地上,他惊讶地望着营业员问:“这些东西全是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一共是一千三百四十二元。收您一千三百四十元就行了。”营业员在计算机器上按了一会儿客气地说。

“多少?”吕森紧张得变了声调,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抱着沉重的洗澡盆,吕森艰难地移到路边开始打车,他突然觉得自己不该省钱,照这个花法,就算他一天省下一百元都不够孩子消费的。

为了节省资金,吕森擅自将婴儿套系改为普通的婴儿床。

当吕森和两个送货工把婴儿床抬到屋里的时候,汪露露发现是床,而不是婴儿套系,恶狠狠地瞪了吕森一眼,转身回房间了。吕森明白那眼里饱含的寓意,连忙跟进去解释:“露露,钱不够,别买套系的了,买张小床就行了。以后孩子不一定能用上,我同事家的孩子都不睡小床的,和爸爸妈妈睡在一起可以培养亲子之间的感情。”

汪露露快哭了,她觉得对不起孩子,她要给即将出生的宝宝用最好的、穿最好的。

面对委屈的妻子,吕森不知道应该说什么。如果自己可以再多赚一些,如果家里存款多一些,如果自己的父母可以赞助一些……或许就不会在钱的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。

“看看,它怎么就值二百七十八元呢?一点儿科技含量都没有。”吕森举着吸奶器饶有兴趣地观察着。

晚上小夫妻俩开始忙碌地整理物品。

面对种类繁多的宝宝用品,吕森开始一样一样地挑三拣四。



官场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秦大江被侯卫东挠到了痒处

到了益杨宾馆,侯卫东开了一瓶茅台,又点了野生团鱼、青鳉等高档菜。喝了两杯酒以后,高建谈兴上来了,包间里只剩下他的高谈阔论。曾宪刚脸上神情很是古怪,每动一筷子,心里就流出一滴血,他默默地念道:“这是一只鸡,这是一条鱼。”

曾宪刚结了账,一共一千三百元,他心痛得快疯了。因为明天要到交通局领钱,这一夜,侯卫东和曾宪刚就没有返回青林镇。他们住在了益杨老干局的招待所,这个地方条件当然比不上益杨宾馆,可是相当干净,价格也不贵。

第二天,两人出去吃了一碗炸酱面。等到九点半,才慢悠悠地朝交通局走去。

事情办得极为顺利,拿到支票的时候,侯卫东竭力装得很沉稳,实际上他的心跳比平时快了许多,脸上肌肉也极为僵硬。出门之时,他使劲搓了搓脸,这才感觉脸上有了感觉。

曾宪刚则满脸通红,如喝醉了酒一样。拿到钱之后将之前和侯卫东商量好的数目,拿给了高建。

数天来,想着账上的属于自己的净利润居然有十二万,侯卫东就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他反反复复地算账,如果单靠一个月三百七十元的工资,不吃不喝接近三十年,才能挣到十多万。如今这钱来得并不困难,那以后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?

挖到了第一桶金,侯卫东便想单独再开一个石场,这一次他不想与人合伙。

前一阶段天天泡在公路上,他对于公路沿线的地形相当熟悉,早就瞄上了一处好场地。资源丰厚,盖山薄,也没有住家户,而要租用这一块地,就必须和独石村打交道。

侯卫东提了两瓶泸州老窖,来到了秦大江的家里。

“老哥问过价钱,这一次交通局修上青林公路,你肯定挣了这个数。”秦大江用手指划了一个“十”字道:“十万块,只有多没有少,你取直点,我说得对不对。”

侯卫东暗道:“看来开石场发财的事情,终究不能隐藏太久。秦大江是地头蛇,为人也敢直,应该让他成为开石场的同盟军。”

秦大江看着侯卫东微笑的表情,恼怒地道:“疯子,你笑个狗屁,芬刚石场交给村里的管理费,今年要提五万块,少一块钱,我就上村跟你闹。”侯卫东不紧不慢地道:“我看中了狗背弯,准备租过来做石场,村里准备收多少管理费?”

秦大江瞪大眼睛道:“疯子,你眼睛歹毒,老实说,我准备在狗背弯开石场。”

“我知道老兄也想开石场,如果开了一个小石场,做小生意,既累又没有搞头,要做就做政府大项目。我和交通局熟,争取把上青林的石头打入沙益路和益吴路,到时候你就跟我一起做。”

秦大江被侯卫东挠到了痒处,他“呵、呵”地笑了两声,开口道:“疯子是好兄弟,知道哥哥的难处,你借个万把块钱,让我也开张。”

侯卫东爽快地道:“借钱可以,明天过来取,但是我有一个要求,必须写借条。”

秦大江脸红筋胀地道:“难道侯兄弟信不过我?”

侯卫东坚持道:“做生意,一定要亲兄弟明算账,先说断后不乱,借条肯定要写。”

秦大江气得够呛,道:“狗日的疯子,硬是有钱就变狂了。好,你狗日的恶,明天我过来拿钱,顺便把狗背弯的协议签了。”

早上起床,侯卫东给小佳打了传呼。过了一会儿,小佳才回电话过来。

“周末我要到沙州来,你在不在?”

重温历史

34年前,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,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,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。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,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;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,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。最终地震发生,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,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……

周海光有口难辩

梁恒让周海光陪着他看一下施工工地,海光知道,他主要是想找机会谈一下关于表的问题。由升降机里出来,周海光说:“梁市长,我们在建设新唐山时,一定要吸取唐山地震的教训,唐山地震死亡二十四万人,房屋百分之九十五倒塌,这和我们震前房屋的质量、结构有直接关系,日本、美国都发生过七级以上的地震,但他们的死亡人数和房屋倒塌没有超过百分之十。”

接着,梁恒便说:“海光,上边派来了工作组,对你的事情进行审查,市公安局也立案开展调查了,我相信你,不过你要心理准备,正确看待这件事情。”

周海光说:“梁市长,这件事我昨天想了很多,我会配合公安局和工作组,做好调查工作。”周海光却绝没有想到一块表的事会闹到这么大。

工作组一到倒是雷厉风行,调查工作进展很快,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调查。一是郭朝东的检举,再有就是周海光自己写的材料,材料交上去,工作组很快就要求和梁恒及周海光谈一次话。

梁恒的话使周海光颇感安慰,故此态度也较冷静:“金组长,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组织的,该说的我都说了,我希望组织上尽快调查清楚。你们谈吧,我在办公室里等着。”

说完,走出去。

他出去,金组长就对梁恒发牢骚:“老梁,你真是糊涂,群众对你在周海光问题上的做法意见很大,你的态度很暧昧,有包庇周海光的嫌疑。”

梁恒也不客气:“金组长,我说的都是事实,如果组织上信不过我,也可以审查我,停我的职,我都接受。”

金组长也没想到梁恒作为一市之长如此顶牛,一时不知说什么。正好郭朝东走进来,金组长便说:“郭处长你来得正好,你对周海光的检举揭发非常及时,态度也非常鲜明。”

郭朝东看一眼梁恒,梁恒眼一翻,不看他,他很尴尬,低头。

“老梁,我看对周海光的审查和监督,就交给保卫处,由郭处长负责吧,你有意见吗?”金组长说。

“谁来负责还是由你们工作组来定吧。”梁恒的态度颇冷。

“那好,从今天起对周海光进行停职审查,郭处长你们要切实负起责任来,认真审查周海光的问题,有必要的可以采取隔离审查。”

听说郭朝东要当副市长,常辉最高兴,特意在鸿运饭庄请客,没别人,就郭朝东一个。郭朝东准时来到,两人喝,都兴奋,常辉提起郭朝东当副市长的事,郭朝东说:“别瞎说,工作组还没宣布呢。”

常辉高兴:“没想到周海光也会干这种事。”提起周海光我就一肚子气,震前这小子就和我过不去,搞走了我的女人不说,震后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你去公安局,作个证,就说在七月二十八号看到周海光一个人进了银行。”

这下常辉有点紧张,说话结巴:“郭处长,这……是不是有点……我是怕说我作伪证。”

郭朝东一笑,阴阳怪气地说:“哦……你是想……和他……”



小佳的回应并不是太积极,道:“这个周末,建委柳主任要请步市长吃饭,我是办公室工作人员,要去服务,实在是走不开。”

电话另一头,正好建委柳副主任走进了办公室。小佳并没有听到侯卫东在说什么,连忙把话筒放在桌上,急忙给柳副主任打了一个招呼。

建委柳副主任背着手,道:“小佳,晚上要请步市长吃饭。明天建委请步市长去视察建委几个新工地,你要主动点,多敬步市长两杯,他很器重你。”

柳副主任是一个大秃顶,显得很有智慧。他知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道理,从小道消息得知,步市长毕业于复旦大学,步市长看上了小佳,一心想和她谈恋爱。所以,每次请步海云吃饭他一定要带上张小佳。

等到柳副主任离开了办公室,小佳将话筒放在耳边。幸好,话筒没有断,小佳连忙道歉。侯卫东已经听到了另一边的对话,知道小佳确实有事,自嘲道:“我现在是青林镇在编的编外人员,随便到哪里也没有人管,所以天天都有空闲时间。”

小佳听侯卫东说得很无奈,道:“你别跟领导顶牛,没有什么好处,刚才我劝说你开了石场,我不赞同,你走仕途才是正道。”

“小佳,我给你说实话,我得罪了青林镇书记赵永胜,仕途恐怕很难了。不过墙内损失墙外补,我不当官,我发财。”



不往下说,越往下说越让人害怕,常辉胆去:“郭处长,我只是……说说……我去,我去。”

工作组单独和周海光见面,气氛很紧张。金组长在地上来回走,让人难测高深,郭朝东则负责发问:“周海光,这是你的第三次交代材料,你一直隐瞒事实真相。杀人盗窃,这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,你必须老老实实交代。”

周海光拍案而起:“我所说的完全是事实,要抓要杀,随你们的便。”说完,往外走。

郭朝东喊:“周海光你站住,你这是什么态度!”

周海光不理他,径自离去。

病房里,小冰正坐在病床上听收音机,大刘悄悄走进来,见果真是小冰,险些落泪。小冰在床上摸什么,大刘走过去,拿起床边的布娃娃放在小冰手里,小冰转动着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,笑:“叔叔,你来了,我正听故事呢。”

大刘心酸,轻轻摸小冰的头,小冰把他的手拨开:“你是谁呀?你不是我叔叔。”

“小冰,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你叔叔?”大刘奇怪地问。

“你的手和叔叔的不一样,你身上的味也和我叔叔不一样。”小冰说。

“你的眼睛怎么瞎的?”大刘问。“被坏蛋打的。”小冰说。“是拿银行钱的那个坏蛋吗?他长得什么样子?”大刘屏住呼吸。

小冰不说话。黑子在门外,急,越听越急。他怕大刘把小冰抱走,又知道大刘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逮他,便故意一碰门,探头,大刘回身,看见黑子,对小冰说:“小冰,叔叔有点事。”

大刘从屋里追出来:“黑子站住……黑子你跑不了……”

小冰听到大刘叫黑子,愣了,她想跑。妈妈说过,黑子是坏人。